鐔津文集

二

WA 6
40
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

貴重圖書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文類
別
函
六
架
號
六
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叙一十四首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六祖法寶記叙
明州良和尚語録叙　武陵集叙
宗原集叙　移石詩叙　法雲十詠詩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叙　山游詩後叙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員外更字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圖上進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藏
鐔津文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
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
之中國年世積遠譜諜差繆而學者冥識不能
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不某乎生以此
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再出曾須
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
學之猶聽瑩未諭　上意其幸此竊謂識者曰
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爲一
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
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

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
矣今上大聖特須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
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唯萬世佛氏之徒大幸
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
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
仰箋于祖圖亦先所須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
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
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譌者莫若乎禪經禪
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
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傳乃真君廢

教之後決然但謂二十四世方入魏之時耳適
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繆也若如來獨以
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
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
存焉上叡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
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
世永爲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
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于曹溪六
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
五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于諸祖左右謹隨

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聚不任惶恐
震懼之至謹敘

六祖法寶記敘 此 郎侍郎作 附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
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
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付受達磨賫
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
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
惠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
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爲六世故天下

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
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
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
自求之耶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
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
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
極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
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
閣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全吳祖之道
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

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唯至聖而能知至道也
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
字猥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賛
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
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槧
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
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弟第
子大龍氏傳之然非不關經教蓋經教之所明

也將以印正一切法門決定爲妙覺之宗極及其善提達磨承六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諭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觀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爲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辨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邪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爲學者大病但媿匿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録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慈明傳臨際斷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發明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惠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既游吳得其語於懃逢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閒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奥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為不省其言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沸而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

高僧者以禪觀定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無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以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衆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雜也不得乎此者雖絶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焉

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師八世大鑒出於達磨六世達磨出於迦葉二十八世嗚呼去聖久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引學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没弟子輩緝録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或名宗原

家鄰懃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採而取其言之尤

至者次為一家之書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樞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為得之矣故曰原宗懃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雲門至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峯存禪師雪峯承德山宣鑑德山讀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鑑禪師廣普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

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爲詣洎乎種智差別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葉雖示有言說而不迦文字普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棄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直懃師長爲之太息故楷禪宗極庶幾有所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 紀 自此元別爲卷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棄於道傍雖其瑰怪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譽師思取而顯之迺用工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戶庭巉崒嵌虛若山聳洞壑前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譽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爲叙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

否可知也若石之爲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
形靜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彊正而不苟也靜
者似乎君子不爲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
操節而不易也剛者似乎君子雄鋭而能立也
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峯岨似乎賢人叢
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虛心而含道
也今無警以吾道爲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
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貧其六者
以爲道德之外奬操修之默助也及讀其詩求
其所以爲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警其心

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
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
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單論所能悉評其歲
月可某序

法雲十詠詩敘

法雲畫上人繕其居之西廡曰翠樾堂以其得
山林之美蔭也户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
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肅月徑高其所適
也疏其泉曰夏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坐
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絶者曰樵歌

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暎發亭取王子敬山川
相暎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谿曰楊梅塢別嘉
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闢
軒曰脩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
舍法雲宅大慈山之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
徹浙江南通鑑唐湖過重岡複嶺脩然沿溪涉
澗水聲泠泠雲木蒼鬱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
大慈最爲幽深法雲庭宇瀟洒林嶺盤鬱環翠
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絶出也昔吏部郎公
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爲

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
吏部名德薰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
尚之故法雲勝槩遂遠聞播畫師猶以爲未盡
其山水之美乃益搨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
之搢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爲之賦
競出平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
清思所謂勝槩者益聞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
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
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於山中固亦久
矣棄置而不嘗稍發今畫師振之衆賢詩而光

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嗟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曜之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爲序然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徘源上人預其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寶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爲也高逸殊絕不可得而評也

若寶月居心休羨寓醫以廣其行章表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爲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唯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不亂死之不汩出之不偷處之不閟貧之不窮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唯道所

適也俗不顧道而祿祿以其變弊嗟乎古今豈
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
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也寶月廬
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修法喜之樂是豈
唯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之乎群
公賦詩而羨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
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侶契
嵩曰吾虛是室以待子會予方專意於習禪著

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半峯嶷然出其居之後
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邐迤與村疇雲樹而
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
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清淨因思其舊名
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蓋取
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
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顒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
命之居故顒羨之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
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
跂望其人也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

之不及也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爲窮奥於他牖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奥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地貫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絶出宵然不必在乎青山白雲也寥廓無涯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廼以趣軒名其此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于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華嚴其内有所合而然也

公濟與沖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山水閑適
合潛子亦粗以詩與沖晦合而沖晦又以愛山
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
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
容山中亦以此會爲難得故胎然嗒然終日相
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爲佛乎孰爲儒乎
晉之時王謝許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
白公隱廬罩亦引四釋子爲方外之交其意豈
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
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呂貴以

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
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
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
君之來也逼歲除山鬱鬱以春意然代謝相奪
下陰下晴朝則白雲青靄絪緼也晚則餘冰殘
雪瑩如也飛泉泠泠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
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
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浹而更
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
其所以爲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爲得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

獨潛子蒼顏敝履幸其未游而謂之曰二君之
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
乃潔靜逍遥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
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贍冲晦之詩典如
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
雖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與
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爲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量
既結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爲之然詩之意所

叙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興
獨往謂蕭洒有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
之留山中意極款曲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
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
以思慮亂在吴中二十有餘載辱士大夫游從
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
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煩今恣肆
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晞於高簡
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爲方外人患力不足
及之雖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

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子俊與予異教乃相
善如此之勲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
和揔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
其後相別而諸君懷寄唱往來者又二十七
篇並編之爲集嘉祐己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
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
以爲訓議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蓋取其高明
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月終明

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于陰而月晦于陽也
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爲可終勞其明乎
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於世也
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爲而晦於無事也舜明
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下文王逮箕子明
於與九疇而晦於大難周公明於輔相而晦於
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
子孟軻子思楊雄皆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
其事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
今上人有器識明於爲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

上人吾徒也與世俗事物覭然不相接又益宜
晦焉余於上人故人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瑯
琊來會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
不累其得喪是非真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
晦抑亦發其蘊也一旦以道歸覲其所親索文
爲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
之周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能應
非其類也唯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應故誠

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得而
公則寡失君子恥失所於一物是故君子貴以
誠應天下也誠也者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
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而剛正乎外也況下而
順乎陰陽之得其道介推乎人事則可以教大
信彖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
利貞乃應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
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
凡一傳一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
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耶而君勞於

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已
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爲踐言汲汲於人知此
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始
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
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
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
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
乎始于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
之德將不磨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
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

故因字所以序而勉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鐔津文集卷第二十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叙 九首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詩叙
送王仲寧詞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南還叙
送林野夫歸潮陽叙　送梵才還天台歌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亦謂潯州道過鷰鵝及余鄉潛子欲

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
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
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
大禪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
姚公汲引人爲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豈
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爲彼
執文習理者也執文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諭其法此姚公來書云二
者皆敝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
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
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

講求尚皇皇憂斯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
生靈之大本天下爲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
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
安忍而不爲惻然邪故潛子嘗不避流俗嗤笑
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
爲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
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爲之
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
也是豈不爲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
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

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尋尋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爲公言之嶺外自邑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雲霰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荈寶花琦菓（寶花琦菓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絶若梧若藤若蓉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而戴山山亢崖江亢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烟縹緲朝暾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而人渾嘗詳訟而浸知鄉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太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潛子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竭然跂乎高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

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詩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韋表民以爲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孰嘗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與世浮沈因别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蘊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爾芳姿淑人不顯淑人不虧唯是方寸爲爾之本違之物揺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閟閟孰水泚泚兮可漱可滌孰山亭亭或作嶙嶙兮可休可適胡歉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秘丞謁叙

去年詔秘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後土請侯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爲

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加以王侯來惠我
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
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之道發慷慨立
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
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從衆
人苟避艱難幸宴然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
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
隆暑中果自新定來將趨京道出錢唐潛子因
謂議者之意以爲別歌曰
賢豪之志兮脫略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
倜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恥爲
天闕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發胷中
之奇秦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往兮決去
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吏
之陋當妖氛廓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
藏難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無
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躡權豪之門以聲其窮
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

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歎其爲人然此未足爲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辨者至于窮達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羨然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爲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爲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爲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闋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阜惜其爲別曰

遠因作詩以散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家華兮接翼翺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朱貫如玉兮新若桂枝京國久留兮曷爲所資江南五月兮瑤草離離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尋陽公濟州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尋陽江山氣象清淑鍾於其人在此

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公觀其學有所成
及潛子去尋陽士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
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
一載而道路傳爲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攜錢
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術而多用
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
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吉前
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
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
濟今所樹立雖然公濟天資自得豈謂不肖假
其賢師善導之所助邪會潛子始以傳道爲志
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爲吾振之其誠且勤雖
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蒙意其感之乃
爲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群不
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覿乎君子
之風方別離兮江渓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
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沈

送周感之秘書叙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得

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彌年月故南人來吳常以此爲艱余客錢唐已見三春矣説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數日尉果驂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亹亹而不能休襟抱軒豁見其爲人有大體及暮引去余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擅言非由進士得官不爲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以祿薄未甚有力爲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芳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喔咿歲施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慄然作兒女態又何望盛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恇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樂其性又不能騫然高

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曹於杭觀其寛明淳粹力行古道爲政不齷齪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爲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爲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是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寢疾于京師有至於漸越三年野夫果扶行櫬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佗日予往吊之焉野夫伯仲皆悲慼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予因思林

氏於潮陽爲最盛謂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布之吾聞天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顔淵矢伯牛疾孟軻轗軻苟況楊雄落莫於時賈誼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之孰不爲之感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飼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夫苟能率其伯仲履曰曹之仁孝同志異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篤實光輝益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爲姻婭苟與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豈止煥於潮陽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詞叙

夫爲佛者修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逐逐與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搢紳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有名聲於

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精誠篤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徒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咎毀焉而不辨喔唯突譎相與以佛爲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宜何爲心哉吾偉乎吉師之所爲故歌以贈其歸謌曰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擥雲袖兮趨遥征台山凌虛兮氣象淑清宜直亮適兮休顧浮名彼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亡吾徒兮何足與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予去尋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于錢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嘗不顧宰相所待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爲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爲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尋陽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王酒郭叔寶裴長言數造其門迭爲謌詩以

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出數千里復與之會
迨然半載接其言益文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
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拏
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亟留者甚勤終亦引去
不顧余游四方獨去尋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
而不能忘蓋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信於交
游用道德而相浸潤又以匡廬奠其左蘄峯高
拔其氣象窅然深幽使人翫之有高天下之志
今真師復歸焉予牽於事不得偕往唯浩然之
忌益紛於胷中因師為我謝尋陽君子館達榮
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
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礴乎世此宜深探佛道
證以其神明真師其弘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志記銘 共十首
武林山志　遊南屏山記　解獨秀石名 或作記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

轉赤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
石過秦望蜻蜓二山垂至駞峴嶺趾右趨入袁
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
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益
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偪合澗橋過合澗龍跡二
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趨冷泉亭至于靈
隱寺流水清泚崕石環恠如刻削乍覩爽然也
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
門西顧山障重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
之禪叢也天竺隨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歙出睦

歙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
到武林遂播譆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
垂於駞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
而擁靈隱峯然也高峯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
者曰西峯在郡之西又東者曰駞峴嶺俗謂駞宛乃譌語也其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西者曰石笋又
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西庵支出于
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峯南起望之而謁然者
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
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

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
又西者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
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
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謂鷄籠語訛也
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有嶺號玉女其蓮華之
東者曰飛來峯乃西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
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
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障靈隱其巔有天然
石梁西跨其中有嶺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
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

異境絶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孕而起者屬
顏大有百峯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
城闉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
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
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嵩仙居洞亦武林之別
號耳然其蔚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
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
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狀如梧棍十其氷
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
至于白雲峯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

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途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峯之麓若不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illegible]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偪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瀦于渦渚東嶼亦謂之嶼泉也瀲灩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潰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

西源

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谷音浴也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陁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闕一其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甚三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鹹無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宗壽講聚也曰慶靈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

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
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
居民錯雜其穀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墾不牧牛
犢羊豕水陸不甚汙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樵
薪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
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峯之巔在北塢者至
于西源則坡陁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
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
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
其一伏犀在西來峯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

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
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着偃松曰永安北源曰
彌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
一冷泉在澗壖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
迹若吳葛縣（正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
井者若宋謝靈運之飜經臺者若唐真觀所標
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
若漢陸棣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
者若晉許邁之思眞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巖
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稜

臺者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
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
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揔十有六事徒
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
其山無恠禽䰠獸唯巢枸之樹最爲古木松筠
藥物果蓏與他山類唯美蕣與靈山之所生枇
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西
趨則傴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亭益
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
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
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
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
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
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
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
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峀儼然在乎眸子
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眺靈鷲而
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嵒石皆奇殊形詭狀

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
氣欻作交相掩映眞若鬼神效靈千變萬化眩
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豎子
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爲比一日
爲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
怪以爲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
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嵒萬壑莫出其右者
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士皆樂爲是游故有
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予因思天下
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

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
卓絶類使會知已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
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
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
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
栖其陰數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于此日
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
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
深且靜處也或無極且三字深沖寞寂神與道合乘
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

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爲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名作志

某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爲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爲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嵒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恠耶夫獨秀石直拔數仞嶷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爲明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斬然超出其群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爲附麗要詩人詞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恠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爲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爲軍爲城中之墺塏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

衆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眎覽而清河張
拱感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講寫先佛三
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門淨因
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慈願等戮力必
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處仁等募匠氏爲轉
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
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
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
衆之異人傳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
其意欲人皆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

佛之妙道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羣生以是而
大脉聖賢乃推己之明而正人之脉故三藏之
取諭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
其理幽微其義廣傳殆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
益其藏而輪之姑使乎法輪而轉藏者欲其槩
衆普得（或闕此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於道
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群生之一端耳其意
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
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崇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

大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其曰崇福閣
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爲徐忠崔公名大夫
也嘗爲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高義今
益以佗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
書之崇福在漳南爲大精舍徒衆常五百人聚
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爲長老微師統此方
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
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
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
盡浮士夫久積之材出乎江湖是足成尒也微師

以其意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
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
因各相助勸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
千佛與五百應眞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眞者始
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遒遒日不稍輟明年
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
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之
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
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之
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眞與十六大聲聞則列

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品人曰楊飾者益於其閣之南爲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浴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閣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劫千如來者蓋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群靈萬有而爲慱大勝緣者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爲勝事人皆樂從之蒙奇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譎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爲亦宜視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 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

之意勸其鄉人裒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
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
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桓
鳧氏之鐘又龍密石爲通道（與周禮溝洫道異義也）於其閣
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十餘萬嘉祐庚子
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
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
公晦爲閣之心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
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
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

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
語言不資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
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尒吾公晦豈肯徒
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
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爲大至公
晦居是有所爲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
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爲福爲勝利詎可量乎
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今
之禪者尤爲賢豪故以其閣復爲之銘曰
惟閣鏗鍾惟閣儼像像正爾見鍾發爾聽惟視

惟聽乃正尓性勿謂道遠在爾一瞬勿謂聖遠
在爾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鍾惟像廼爾
神奬咨爾學者宜知爾師愼爾視聽勿謂徒爲

清軒銘 并叙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棲得夫山川美景而
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
士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
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
不有清濁其氣像皆能感人而爲正爲亂夫天
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

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清其感人也爽天
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
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敞
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
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滯是亦益於人多
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云逍遥）
乎至靜則其爲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像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
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
乃滋爾惡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愼時

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崇崇可以攄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爲至適勿陋于軒茲爲嘉賞勿謂外物茲爲神奬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謂高識者乃寓意耳）

南軒銘 并叙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與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倏爍（倏或從凌）寒凌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襟抱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亦肅敞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邪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戚師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況厚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

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研爲贈及遊四方研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爲人有信義好學問耿絜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研往往想見其人（或無感字）故持之而未嘗棄置其歲康定記元之季冬也爲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佗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時不好山嶂樓閣金翠交昧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眠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介而爲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乙酉季冬光五潛子題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選

述　題書　贊　傳　評　共十二首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刻石見戒壇院）

題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後　書范睢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蟾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梵音舍利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
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
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能與在
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而無善方
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世而儼然效
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爲乎今夫九流
百子以其道而爲之者天下紛然謂之道則與
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
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
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

恍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
傳於漢而漢人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昔
專儒老而拒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
自是爭然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
發之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
觀道則麤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
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如佛
佛爲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
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
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

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
塔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
哉至神之物亦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
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之
梁之岳陽王蕭察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
王內於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寘諸靈光寺於
之書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一曰行
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
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尚寡信
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吉徒以
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
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
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
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曰修靜
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
淵明酣酒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
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
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殺於

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
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
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志義而
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眞
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之代爲賢者師肯以片言
而從其人乎孰有風亮勝德爲行耿潔肯交醉
鄉而高其達乎孰有盛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
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
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敢違故舊而信道乎孰
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
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
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
能盡之其聖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
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
高也人龍僧鳳高揖巢許遠公之風軌也白雲丹
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
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
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眞嘗爲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

變姓名爲會稽監門又曰仙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眞能以仙尉爲吏隱善與時浮沈往往引其事爲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呼子眞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眞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觝觸讒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蹇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眞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爲懼眞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爲學孰不抱氣自視爲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讎及其立於朝廷也昨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已雖昨如不聞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眞之風宜如何爲心子眞殁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眞者也將有而未

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眞之德之道徒高其得術仙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皐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氏傳知文中子乃敎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正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敎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

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翺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敎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或作私字）欲箋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眎中說其續詩曰四名五志續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作徒吟咏情性幽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甚怠（一作嘉）聲色庶政稍解蘖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輩蜀白閔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强横作梁甫吟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録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誡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説及放去猶作秋浦吟（一名東蒲吟）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仙之説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説李白倩才

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
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
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
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
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爲然吾考孔明
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爲心欲并强魏而復漢社
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即
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劉
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
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權得兵爲援破
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趙敢秦以
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
濟西而其才略奇偉與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
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
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
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
一天下興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械
無樂毅字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

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況非如
孔明昔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
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禄先生入秦說秦昭王
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
范雎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
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
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
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印范雎既免相秦昭
王遂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
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蔭而忘
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
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
相累焉此與范雎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
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邪

唐段太尉傳贊

段太尉秀實先為同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
是毅然奮劾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
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

無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太尉小弱動不迕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慴萬夫白刃交前而卒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大史公疑留侯於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爲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爲幸失之不爲怨成之與敗在天決間而以死衛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賛

聖人之善以人爲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爲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爲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

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脉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爲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滕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凝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者高閬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虞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虞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

生陸某詩多警句雖蔡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
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
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爲
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戶
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或作把接）予聞其風且歎之
曰陸生逸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
負道守節不爲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
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
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也
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
家世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欻然長大少年任
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絜身振衣游名山慕
道家絕粒導引爲人沈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
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
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
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嶽麓其人已老嘿嘿不
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未
納少文及游洪井視其蜀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

論辯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以不瀉證明

評比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毱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固

故清也徒肆已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教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不即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間難凡數番輙探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亦爲狂言恐甚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未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爲其本而迹爲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故或作固若傳法者數十聖賢[illegible]

聞盍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
囑摩訶迦葉竟（火般泥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
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
復如是又謂翅多爲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
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迹爲祖如此之類甚
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爲大小
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
聲聞阿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
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
力故現諸佛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

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
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
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
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昧
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折
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
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
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
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
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餘三昧自乃枝本

所發之智惠也皆以三昧名之耳比丘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汚隆焉曷嘗爲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方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爲其說雖能編連萬世寧亦何益乎書曰訓則之學不足爲人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昌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顧其開示）然爲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爲評（亦云不可憑亦云不在詳評然各有旨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

貴 3
12
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鐔津文集20巻』 請求記号 WA6-40

ガラス使用